

林浩基 著



齊白石

傳

守金石行操，

崢嶸九七春秋

写虫鱼生趣，

灼烁新群时代

團結出版社



林浩基\著

齊白石傳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齐白石传 / 林浩基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126-5161-6

I. ①齐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齐白石—1863-1957—
传记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041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×240mm 16 开

印 张: 26.25

字 数: 398 千字

印 数: 404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5161-6

定 价: 53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

正由于爱我的家乡，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大地，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，因而花了我的毕生精力，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，写在诗里。

——齐白石

| 目录 |

引子 春天纪怀	/1
第一章 穷苦人家	/11
1. 世代农耕	/12
2. 横行乡里	/19
3. 你爱你恨	/25
4. 秋染枫林	/31
5. 心有灵犀	/37
6. 耕读生涯	/45
7. 最初情爱	/52
第二章 步入画坛	/59
1. 难解难分	/60
2. 初入匠门	/67
3. 吉日良辰	/74
4. 芥园画谱	/83
5. 门墙问师	/91
6. 人生起点	/98
第三章 白石山人	/107
1. 雅致名号	/108
2. 卖画养家	/116
3. 龙山七子	/124
4. 逼上梁山	/132
5. 夹缝之中	/139
6. 借山吟馆	/144
第四章 离湘出游	/153
1. 北上西安	/154
2. 初识君山	/162
3. 会樊樊山	/170
4. 婉拒慈禧	/178
5. 初会杨度	/185

6. 王门三匠	/193
7. 清凉世界	/201
8. 恩师难忘	/209
第五章 狭路求生	/217
1. 生死家国	/218
2. 炎凉世态	/225
3. 生离死别	/233
4. 雪中送炭	/241
5. 定居北京	/249
6. 生计问题	/256
第六章 走向新岸	/265
1. 衰年变法	/266
2. 南吴北齐	/274
3. 寒岁三友	/282
4. 名播海外	/290
5. 艺专任教	/297
第七章 气节凛然	/305
1. 国难当头	/306
2. 难辨真伪	/314
3. 世事难料	/322
4. 画鬼论人	/329
5. 停止见客	/337
6. 知音难觅	/345
7. 磨墨山姬	/353
第八章 走进光明	/361
1. 第五知己	/362
2. 画品人品	/370
3. 走进光明	/378
4. 九十初度	/387
5. 最后岁月	/395
6. 长青之树	/403
后 记	/409
二〇〇五年再版后记	/411
二〇一七年再版后记	/413

引子 春天纪怀

一辆浅绿色的小卧车，缓慢地驶上了西直门的立交桥，向西郊奔去。

她依偎着车厢的右侧，不时撩起帘子，望着窗外忽闪而过的街市、楼宇、人流、树木……

车外一片明媚的春光，嫩绿的柳枝，像害羞的姑娘，在和暖的阳光里，垂着头，飘拂着。路边上，青青的芳草，盛开的野花，粉红色的，淡黄色的，在柔和的春风里，轻轻地摇着、笑着，带着几分的醉意。

几只小燕子，快乐、自在地从车前掠过，冲向蔚蓝的天空。它们很得意，大概自觉是春的使者，呼唤着，带着一个个新生命的梦，来到人世間，来到每一个勤劳、善良的人们的心田里。

茶色的尼龙网纱衫，罩在洁白的的确良衬衣外面，使她显得更加端庄、素雅。她不时用右手梳理着被微风吹乱了的头发，像是整理着杂乱无章、自由飞驰的思路。

昨晚一夜难眠。因为今天这个日子，她盼望了多久？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。二十五年来，她无时不在思念那位长眠于西郊的老人——一位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，她的义父。

他与她，父与女，从结识到分手，只有短短的七年，然而他们之间深厚真挚的感情，胜过了相处一辈子的亲人。

老人刚毅、率直。遇上他情绪不好时找他画画，他常常不画。但是，只要她走到老人面前，老人就高兴起来，挥毫泼墨，意气风发。

她似乎是他的艺术之灵。她的一个倩影，一个笑靥，对老人无限敬重的一句话语，就像那催开新生命的春风，使他胸怀舒畅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诗人艾青同老人有着亲密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比她早。不过，艾青请老人画画时，还常常邀请她和她的爱人一道去西单的跨车胡同。

记不清是哪一天了，王昆仑老先生陪着陈毅同志来到她的家，她和祖光

都感到十分的意外和高兴。原来他们也是邀请她和爱人一道去探望老人，请他画画的。

思绪随着卧车在飞驰，往事如织，历历在目。难忘的回忆，使她白皙的脸上，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；平静的神态里，隐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、复杂的情感与哀思。

她同老人一样，走过了漫长的、艰辛而辉煌的艺术道路。不过，一位是丹青大师——蜚声中外画坛的一代宗师齐白石；一位是评剧舞台的奇葩——著名表演艺术家新凤霞。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与生命。

是共同的遭遇和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，使这两位年龄相悬七十多岁的一老一小相识，他们的相识充满着喜剧的色彩。

五十年代初叶的一天，于非闇、欧阳予倩、梅兰芳、夏衍、老舍、阳翰笙、洪深、蔡楚生等首都文艺界的名流，从不同的地方，赶到了她的家。真是老友如云，高朋满座，使这一处简朴、幽静的小庭院，充满着热闹欢乐的气氛。

这是她的丈夫吴祖光特意举行的一个别开生面的敬老宴会。

这一天，老人由护士伍大姐搀扶着，十分高兴地来到了她的家。吴祖光、新凤霞见老人银丝飘拂，满脸春风，立刻迎了上去，恭恭敬敬地搀扶着老人落座。

他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彼此的相知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年代。她早就酷爱老人的画；老人听到她甜美的唱段和名字也自然比这次会见早好多年。

他和她都庆幸能有这个机会相见。

老人紧紧地拉着新凤霞的手，慈祥地、亲切地端详着、凝视着。

“您不要老看人家，多不好意思。”伍大姐附在老人的耳旁，大声地说。

“她可爱，她美丽活泼，为什么不能看？”他显然被伍大姐的话语激怒了，生气地反驳。

新凤霞见老人生气了，赶忙说：“您看吧，我是演员，不怕人看。”

“您看吧，您看吧……”吴祖光高兴地上前，亲切地安慰着老人。接着，屋里响起了一阵阵欢乐的笑声。老人在这欢乐的笑声里，神情舒展了，也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“老师喜欢风霞，就收她做干女儿吧！”郁风凑到老人的身边，风趣、恳切地提出建议。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”黄苗子说着，微笑着注视了一下新风霞和吴祖光。



新风霞和丈夫吴祖光

新风霞表面平静，但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。她跃跃欲试，想立即走到老人跟前去鞠躬。吴祖光的眼睛，也放射出了激动的光芒，在感激客人，在鼓励风霞。

于是，又在一阵阵的欢笑声中，新风霞恭恭敬敬给干爹行了礼。

第二天，老人在自己的跨车胡同寓所，亲切地款待了自己的干女儿、干女婿。

他颤巍巍地从画案底下的行篋里，取出了一卷画稿，每张上面，只画着一两只草虫，有点水的蜻蜓，翩翩起舞的蝴蝶，还有匆匆来去的蜜蜂，唱着悦耳的歌曲的知了……那一只只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的小生命，使新风霞爱不释手。

老人让干女儿挑。新风霞翻来覆去对比了好大一阵，最后挑了那幅知了。

老人高兴地站了起来，移步到画案前，凝视早已铺在案上的知了片刻，挥笔补画了一枝秋天的枫树，那知了刚好落在树枝上。丹枫如火，像燃烧着的生命，蕴含着老人深沉的情怀与思绪！

换了一支笔，老人在画上题了两行字：

祖光风霞儿女同室

壬辰七月五日拜见九十二岁老亲题记

这幅《红叶秋蝉》一直被新风霞珍藏着，可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抄走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这艺术珍品，失而复得，又回到了女主人的身边。然而，老人却永远地离去了。

汽车嘎的一声停住了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一队身着白衬衣、蓝裤子，系

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抬着一个花圈，从车前越过。

花圈是用一朵朵洁白的花组成的，在晴朗的阳光下，像迎春盛开着的白玉兰，放射着耀眼的清辉。中间那个剪裁十分精美的金色大“奠”字，显得十分庄重、圣洁。

他们去哪里呢？她想，去八宝山革命公墓？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？噢！都一样，不都是去祭奠那长眠地下的民族之魂吗？

是的，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生涯里，他把光辉灿烂的中国绘画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他的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。

车到了魏公村便向左折去，缓缓地行进在一幢幢崭新的、拔地而起的高楼之中。

前面不远处，停着许多车，站着不少的人。她最先发现的是李可染、李苦禅。再往前几步，大都是她认识的——文化部的领导、文学艺术界的名家，凡是在北京的，差不多都来了。

车还未停稳当，新风霞就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跳了下来，兴奋地、默然无言地同每一个人握手。然后，他们不期而同地向墓地走去。



齐白石、胡宝珠之墓

墓地简朴肃穆，像它的主人一样。常青柏树环抱着并列的两个水磨石墓穴。北头竖着两块洁白的汉白玉石碑。右边的那块碑上镌刻着：

湘潭齐白石墓

左边那块上刻着：

继室宝珠之墓

这苍劲、雄浑的十二个大字，是白石得意门生、当代著名的画家李苦禅老先生书写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间，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，也成了批判的对象。莫须有的罪名像一盆盆污水泼到了这位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老人身上。一些人当着李苦禅的面，把齐白石的塑像砸碎了，那是砸碎他的一颗心啊！苦禅痛心疾首。他最了解他的恩师——一个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、历尽艰难困顿攀上中国画苑艺术高峰的一代宗师，和他高尚的画品与人品，如今一切都颠倒了。

在抄家最紧张的日子里，他让儿子将恩师送给自己的几方印章，用废纸伪装好，放在破鸡窝里。其中刻着“死不休”的一方，是他们师生的宝贵信物，记叙着他们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段难忘的丹青生涯……

一九二三年四月的一天，一个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的青年学生，踏进了跨车胡同十三号齐白石寓所的门，恳切直率地说：

“齐先生，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，想拜您为师，不知能不能收我。我现在还是个穷学生，也没什么见面礼孝敬您，等将来我有了工作挣了钱，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！”

这位青年学生就是李苦禅。他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，一个偶然的机缘，启迪了他的绘画艺术的灵性，从此，他便像着了迷一样爱上了画画。

二十一岁时，在乡亲们的资助下，这位当初叫李英杰的青年便长途跋涉来到了北平。他人地生疏，孤单一身，幸得老僧的怜爱，在寺观中给了他一席栖身之地，又考取了不收学费的北大附设的“勤工俭学会”，半天干活，

半天学习，到北大中文系旁听。两年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。

白天，他是高等艺术院校的学生，夜间，他是奔跑于北平坑坑洼洼土路上的“洋车夫”。数九寒冬，酷暑盛夏，他用自己的汗水向生活挑战，为艺术苦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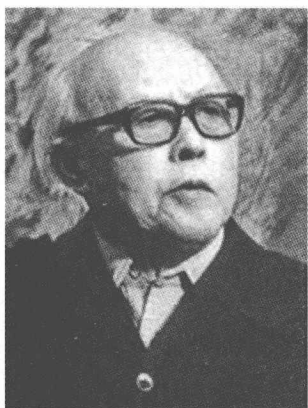
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他想起了宋朝的范仲淹，学着他的办法，每天熬上一锅粥，凉了，一划为三，每餐只用一份。如果能撒上一点虾糖（筛剩下的碎虾皮，价格贱），那就是美味佳肴了。

他的绘画用具，大多是拾取人家扔掉的铅笔头、炭条尾巴。

他硬是这么苦撑着、搏斗着、追求着光辉灿烂的绘画艺术。

同学林一卢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，就赠给了他一个名字：“苦禅”。

“苦”，那是不言自明的；“禅”，中国写意图，古代也称文人画、禅宗画，“苦禅”不就是“苦画画的”意思吗！对，李英杰就是一个“苦画画的”。



李苦禅

苦禅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名之固当，名之固当！”于是，李苦禅这名字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。

白石默默地听着眼前这位青年诉说自己的身世，他的经历近似老人年轻时学画的遭遇；他对于艺术如痴如狂的执着追求；他的坚强、正直、纯真的品格，深深地感动了白石，白石答应了青年的请求。

苦禅一听，急忙地行起了拜师礼：

“学生这儿给老师叩头啦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在白石跟前下跪。

老人十分兴奋，连忙把他扶了起来，紧紧握住他的双手，点头微笑。

苦禅是北平艺专西画系的学生，跟白石学国画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。白石非常器重这位弟子，不但不收他的学费，有时还留他在家吃饭，还送给他绘画用品。

在白石的精心培育下，苦禅的绘画艺术渐见峥嵘。到一九二五年检阅学生毕业成绩时，校长林风眠见到一幅署名苦禅的国画，很是不错，便问：

“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艺专还有位苦和尚？”后来知道这就是李英杰时，便赞叹不已。

师生的友情是深厚的。山东大汉的率直，湖南老人的刚毅，使他俩同样对黑暗势力疾恶如仇，使他们在艺术的切磋之中，锤炼了自己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品格。

在苦禅的一幅《竹荷图》上，白石语重心长地题道：

苦禅仁弟有创造之心手，可喜也！美人招忌妒，理势自势耳！

然后，他亲自操刀，治了一方“死不休”的印章送给了弟子，寄寓着自己“丹青不知老之将至”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情怀，勉励苦禅，鞭策自己。

有一次，苦禅根据老师的意图，画了一幅《鱼鹰图》。画面上是一片夕阳余晖闪烁的湖水，水中黑石上栖满了鱼鹰。

画送到了白石那儿。老人一见，十分高兴，欣然命笔题词：

看见赣水石上鸟，
却比君家画里多，
留写眼前好光景，
篷窗烧烛过狂波。

苦禅仁弟画此，与余不谋而合，因感往事，记廿八字。白石山翁。

接着，又另外题道：

余门人弟子数百人，人也学吾手，英也夺吾心，英也过吾，英也无敌。来日英若不享大名，天地间里无鬼神矣！

白石对于苦禅的绘画艺术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这难以忘怀的情谊，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但始终没有磨灭。即使在像“文化大革命”

那样险恶、艰难的逆境中，苦禅仍然默默地思念着白石，他坚信历史总会有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天。而这一天，他终于盼来了。

十年浩劫中，白石的墓地遭到了破坏，墓碑不知散落到何处。为了永远缅怀这位艺术大师，纪念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，党和人民决定重修齐白石墓地。

经齐家后代倡议，请李苦禅重新书写碑文。因为只有他，才是当之无愧的。李苦禅自己，更是无比兴奋。他想起了拜师时说过的话，这是再好不过的对恩师的孝敬。于是，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，利用他精神最好的上午半天时间，精心地连写了二十多幅，然后经过仔细地对比，从中选定了两件刻于碑上。

他默默地站在墓前，微风轻轻地拂着他的几丝银发。他的右边是新凤霞，左边是美术界的其他同仁。

祭奠的仪式，吸引着周围的群众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越聚越多，沿着郁郁葱葱的柏树栏杆，紧紧地围成了一圈。他们默默无语，悄悄地听着圈内祭奠人的低声细语，好像要从中了解这位长眠于这里的老人辉煌的一生。

一个小男孩挤了进来张望着，带着迷惑的眼神，询问身边一位爷爷：

“老爷爷，他们在干什么啊？”

“他们在扫墓！”老爷爷低下头，迎着小男孩的目光，笑了笑。

“给谁扫墓？”



一九八二年清明节，首都艺术家们祭扫齐白石墓，

齐白石弟子李苦禅、李可染等在墓前合影

“大画家齐白石，喏，那石碑上写着。”

“是不是画虾画得特别好的齐爷爷？”

“正是的！你怎么知道齐爷爷虾画得好？”

“我爸爸告诉我的。”小孩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我看过他画的虾，真好。”

老爷爷很感兴趣地问：

“你在哪里看过？是书上？”

“不，是长长的一卷。”小孩边说边比画着，“我爸爸说这是爷爷一生最珍爱的东西。前几年，爷爷去干校，就把这画交给我爸爸，爸爸包了又包，放在天花板上，去年取了下来，我看了；可爸爸淌着泪，说爷爷死在干校时，还问着这幅画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孩语气变得低沉、缓慢。

“现在呢？”老爷爷关切地问。

小孩高兴地仰起了头：“挂在爸爸的书房里，我天天都看。”小孩又问：“齐爷爷为什么画得这么好？他是怎么练会的？”

“你爸爸没有告诉你？”

“说了一些。说齐爷爷出身很苦，只念了半年不到的书，完全靠自己苦学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
老爷爷赞许地点点头。

围观的人们被这一老一小的对话吸引了过来，在那里静静地听着。

这块曾经荒凉的旷野，自从老人长眠在这里以后，闪耀出千万缕情丝，牵系着千万颗人心，令人向往，令人怀念！

第一章 穷苦人家

阿芝做梦也没有想到家人会这么早让他辍学。晚饭后，妈妈把他叫到屋里，把这不得已的决定告诉他时，他哇哇地大哭了一场。公公含着泪，左劝右劝，他才上床，又躲在被窝里偷偷地饮泣着。

